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農桑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荊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欝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顰大統重畀高皇孫勑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

赤靖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柘荆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曒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寇虐罪莫原羈
思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簡皷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颷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飡至理其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
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
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惇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
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
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
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
德不伐要皆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

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
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
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
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
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
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
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
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匡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
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
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
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
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
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
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
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
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李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
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
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
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
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傥雷電不足
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泰之震
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
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
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
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厥類凌跨
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提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
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
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
聖賢自儗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
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
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
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
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
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

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絶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顧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陋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感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旒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敞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已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産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闔闥一物失所仁聖憂恒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干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夫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没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爲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戡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勑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湾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

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匹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

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壬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李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退趨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
檝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
陳友定怙險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
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扳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抵六盤關隴皆平
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
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孤將虎陳定康勝
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
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禄大
夫勳柱國禄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
川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
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
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
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薨通
州外郛八年移鎮彰德薨其城是冬追元追臣伯顏
帖木兒千察罕腦兒擴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禄大夫職爲
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

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
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
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
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
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僚
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寶鈔五萬緡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
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强爲朕行視要害地築
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
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
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
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勑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
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
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
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
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
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
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

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塟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鼐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　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景昇昺旻昊曅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衂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

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揩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隮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萬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瓯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祉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大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過僑吳坐鎮毘陵不



驁不傾伏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墟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兼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

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心而合乎禮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帝幸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扳毗陵公皆在行中奉旗斬將或操蜚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扳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燕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

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已亥春正月攻下諸
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扳信州信
方絶粮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
乎乃築城浚隍爲臨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
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
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
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
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
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内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閲
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
於全華宋瀛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遠禁
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丕冒
於寵靈之内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
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
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内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嘆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
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
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
問今也攘一荓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
賜歟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
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
辭以請瀛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
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琨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
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
若哉若公者可謂尤賢矣平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
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
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
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
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
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
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
誰曰不宜初公之未甍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
光若燈及其既甍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
豪於人或覩靈光蒲野洶洶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
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
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
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
橫騖手荷鉄殳其粲若璐彼趫以馬我捷以步陷陣
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
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疑其三
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
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

牙威讋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疢汝摩化汝呻
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
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
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
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甓材乃端術徑
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梲星錯
素階玉瑩其八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
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
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騖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
不磢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

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檖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霆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塟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絶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

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熏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詘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賛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謨。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謨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蓍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

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傥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强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

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宂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遏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鄞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令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縣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

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巴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潁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若脩行誼有器度始父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潁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昱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録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恥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恥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

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爲善

##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上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咲恂恂酌荅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

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絶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毋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　天子奇其文擢宰第二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汚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

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强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間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婣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歛怨以禍我家里甿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

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詘貲贏或儐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一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通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趙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繒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生元初率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弟昆弟義以和二兄養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

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槥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奥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奭昱普昵暌暄晥晶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

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
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
楫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
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
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彦發彦發生雷雷生應魁字
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
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毋恭人楊氏先生
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諱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
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塟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
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
官王祎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
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
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
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
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
率賓客之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儕其鄉之
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賓堂
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
録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

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奥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樺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慕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蘄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友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殁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者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幸勤跋履奉喪歸葬追

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録
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淚交切動人聞者爲之掩
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
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
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
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
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
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
絶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
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 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
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三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
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
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
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
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
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
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
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
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

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嗚絶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録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禄豐身顯名汚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繙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遺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廓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　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合塟洄巖之金盆山既塟之明年盜起意其冢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玗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灃清溶汗浙洄游湫滂潤溱洧濡滌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

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

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
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
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
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
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
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
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昆濟後娶詹氏生一子
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灃洧濋　處士生
斯廿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
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illegible]和樂鄉
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
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
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
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
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
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
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

來庚度與夲幷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負者或焚其券
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塟處士聞之名至家給以塟
費嘉　爲郡録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
士公廉俾士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
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皆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棳桶垂及而及旁近舍
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
請易棳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
庭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
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
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
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
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
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
月十二日塟於左溪瑶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
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慨額曰仁人
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

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慼慼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恐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氷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丐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

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毋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閟醇儒之亡衆歔欷幸有隹胤紹遺志積久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

之其容厭厭然即之與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矣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祿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羙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所

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檝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

傳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圖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甘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瀛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瀛迎謂曰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

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冤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冤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冤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侍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柯杲曰柯杲及柯杲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畀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塋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録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

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勩志痛自繩斲雞籠卧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煔烠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
兄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
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
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
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
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
日塋其父處士于縣東南七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
衬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
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
世其爲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爲吳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路會
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
于水徙水東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
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
嘗應進士舉不合郎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
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奧旨疑義
無不曉析望之温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
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
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慁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毋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遵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鎗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縣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耋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抑末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粮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臨衛扶車丘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慕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書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湖廣僉事荆襄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仕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

者時徽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衔之既而印章事起遂逐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利士利既葬父丸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已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矣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繙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翬翬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退壽遠閟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録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
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
如探鷇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
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
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
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
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
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刼之、兄懼、走匿、君不
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
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
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
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

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
知所爲君造門譎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
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
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盍索芻粟公宜開
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
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
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
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
敗去君絶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
諸潘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間

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亖
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
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鉛鍔不露幾微
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
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
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聾
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
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
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
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

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
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
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
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閟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
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
也

……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
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邁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
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
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
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内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
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
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歐焉如未有得使假
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絶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
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
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
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
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
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

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斲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矍矍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勒髦士

##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

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既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子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葬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

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
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殁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
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
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慤其行也卓其
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
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
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
行省貢于朝廷議以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



時　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倚之事輒
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
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
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
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
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
府長史讒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
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衙之會仲昭至楚娶
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
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

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聞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

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彦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彀城來遷者曰廸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叅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二人惟敞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伃倣億侄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彀城之王世以善聞廸功肇台寔善番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復義仁令德有光加千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繒雲曹君養

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
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友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
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
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
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
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
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
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
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敘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
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
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
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
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療其
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
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
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
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
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
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
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

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卬政化行境內屬
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
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
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牽始
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
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
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
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
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
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



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求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
三年奉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
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
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治於家者又可知也銘
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
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
賢茲懿曹君爲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
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
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璲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慊然雖變故灾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冨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温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夭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

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内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其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瑩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魯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諦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禮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襄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祔母賈慕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孰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

孝孺勃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姓以其骨歸祔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珪甫爲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方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墉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仁奚不群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未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

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獨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爲誌其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遣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日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

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塟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

十五日塟于應天府聚寶山喪塟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黙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温凊癸酉仲夏己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竁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塟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産具有方畫日充月拓卒爲巨室當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

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周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瀠瀾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予遊且其族兄怨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啟君之先人奮以貲開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故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祗克好不狃于物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鳥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

稱焉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每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衲書然非誣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安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鄰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敦傳弗泯不在茲文

##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其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將軍某夫人某氏之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絶倫至正中　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

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
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
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
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二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
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
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
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
與其娣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
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撙量皆得歡心見其子
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
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
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
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
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三娶熒孫女三媛娥姻
琮以明年巳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佾弟琛以其
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其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
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
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
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
胡公徂敵貔虎寶劍形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

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閫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閥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毋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祗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舁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　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

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
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泪以事卒爲善士故
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
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塋
西白泓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
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塋靚以狀告其且
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
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
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其謂夫人以道相
夫承厥家子又以禮塋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
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譎其爲儀率其儉素約
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缺誤

##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来
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
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
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
而問其所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遣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僊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婣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塟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麟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眶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是私

式閟其宗祀事卒墜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婦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姻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垂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上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里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箸絲鉢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紝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埜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顏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掾古而然

#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遽余拍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应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貴日掐宵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缾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槩組紃足未嘗越戶閾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

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
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莫哭哭已
仆地由是寖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
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其日窆于其處媛將死
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
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
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虽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
者生一女然一男燿時尚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
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
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
誠可惜也且與子善皆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
諱天錫銘曰質之姣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
鄭君今奈何

臨海縣知縣黃詰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葉琰王梅齡

臨海縣儒學李臨卿戴濬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思兌牟汝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罷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祗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

君于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
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匪格以誠孰克潛孚
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
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
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
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廸德懋昭大猷
日宣聖學以祗天休愔愔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
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
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
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
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
溫其有儀蹮蹮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
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躭稽古
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
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
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
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
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

融會其殊操植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
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
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
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汚辱寧過潔清
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綍是章是程聖讀庸行
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厘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
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千楹聖經是讀
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
作

霽雨過堙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群儒宴
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欻重建
茸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甍儼雕煥
兩楹陳綺席儷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
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
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
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覆遭聖明寧令老貧賤
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
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
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録粗載三代帝王寛厚之政以寓
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
復增慚荷謹依韻畧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
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
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粲可述善政難具陳
况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
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
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
讙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illegible]間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
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
齋居閱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
竹素粲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鈎深
嗜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
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
賑窶散倉粟贖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
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
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

警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欝欽欽
鴻勳希旦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
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群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
惟王間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
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
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眄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廑情
臨風抚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老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
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
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
道大才更雄氣温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已思虞唐
封内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
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
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玉座側設醴金罍旁
虞哲能兼容關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
近者迎禹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腸

喜遇大比秋齋官舍晝涼寸情擬披豁士訓思對揚
雖乏洎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
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
儲皇新德一作政出令聞八荒戒飭況丁寧庸薄實
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
闈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信亦
士常趨召遘天朝懼非義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
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捐軀大明中負同
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
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
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
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頻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
群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
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
長日自優游茲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
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孀
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
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

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昔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狗世士各以智術鳴
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
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惸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
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禄嬰
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
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
神姿儼淵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寛和西土臻治平
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并

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蜫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
云何當世上憒憒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
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鳥得腐鼠咲汝長苦飢
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
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
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
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婺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

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温飽外可憂非一端
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
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内
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
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
弱榮蒲柳脆鉅榦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
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
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
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敝於道已有餘
明取容吾身奥取藏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叙萬世長
鮑魚臭未絶赤龍欻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敓門
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巵酒跽酹蒼梧魂
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禄寧使節行隳
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爲栖栖糞土中困處固其宜
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
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惝怳驚群聾
内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
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雲燄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
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
胡貊咲紈綺吳越賤堅車群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
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
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覇一穴神龍輕九天
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壁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
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
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群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
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
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
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汚聞之媿心顏
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
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
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群動何紜紜
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
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隅合秉心殊未純
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覇惡彼能亂真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
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
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
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
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
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
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蘘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

嗟此古遺直磊落胷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
劉蕡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
熖熖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
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
攴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唳黃雀飽稻粱咲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緼袍汗沃若絺綌風凄其
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
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
朶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
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
小人徒姸婀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
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徵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
有能外兩途逍遥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
曰予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
舊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逢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
江山靜妙顏雲日浮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一作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
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
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
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

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
逍遙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
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
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
願言領衆妙無爲贅冲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
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我眉岑
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
尚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耿河汾琴

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諱咲驚飛禽
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
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巖已知岑
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
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
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儵仰覩雲際禽
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
況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遶指金詎耐膏火爍
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
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
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巘崿
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
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恒燕醵
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搶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
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
神機盡經緯大度蘊才畧心[illegible]銳智獨覺

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友師徽猷姚姒靡間隔
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
小心事天子放意躭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
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
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酧酢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
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
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
身爲微職絆感歎顏面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
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翽翽白鳳群豈復少一鶴
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疢誰爲藥

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
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旱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
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
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
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
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爲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
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岷
心胷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
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
見王再三謝念此踈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
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麋秫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
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
遐情或深契歡咲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
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
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
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脩貢表貞誠
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盻榮
王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
異質況天挺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
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
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
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
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戚英

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嘆立論確
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巇崿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
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霅晝伏避蚤虻宵征越林薄
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搆飛閣
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
山中郵傳少過客資凄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
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
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愕晨興霄景澄林壑還可樂

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
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滎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瑤天星未沒野草虫亂
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流水荒隴存
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
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
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
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
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
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塟與撫孤懇惻貫蒼穹
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寘囹圄中
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斁上帝衷
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
末俗日俾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燄燄安所從
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

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
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恒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
雙扇昔所闢蠹版同春氷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
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勝
人士將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
雄者多甲第華榱暎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
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
所巢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
順理覬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 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荊棘中不知幾何年矣
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
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窻牖
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

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荊棘場荊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
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窻牖正相當
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
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
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輝作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

嘗嵬峩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
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疢蠲坐見人情
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已貴安
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
翠栢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斸煙雨移動盈尺姿
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
殷社夙所尚亡制非徒爲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
但恐枝榦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
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榱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illegible]
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
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既膺顧盻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迺見材氣施
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
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
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群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栢秕植芳春時既承雨露潤欻見雲霄姿

盛夏乏人工眼中無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
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湊善類勝負關盛衰
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
呼童操短鎌芟彼草與欹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
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
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
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畧事業施
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捿屑名位卑
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柘也材氣良取效嘗思運
袌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

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惜嘉蔬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與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
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猶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
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
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冲襟時能無棄遺
敝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遒四座生涼颸
久乏經世具孰正生民彝深秉贊未宣流光迅難追
嘅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
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群鶴歛翮鷄鶩塲時逢凉飈發仰首睇穹蒼
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粱
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
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賓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
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
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傅論過秦杜生賦阿房
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立爵相當
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咸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
和貞各詣極崇耿交揮揚後來閩衡傑闡述爛昭章
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
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凉
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緬跡鴛鷺行
墜緒俟並緝他岐異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
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
茅舍帶流水琴書閟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
那得一咲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阜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
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
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邈無階狂走徒頳顏
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
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
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
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
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
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
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
奉次來韻兼東鄭君好義 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況滿前
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
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
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頃令懷抱傾

叢桂因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
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
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醲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
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
苦節慕夷齊延年稱姜門優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
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
辭源溥曩濬理窟增舊鋼幸予有佳期欣然爲秉素
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



詘身遠道遠高世遺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
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瑶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囀巖光曙
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囱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踈櫺流螢度深竹
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虫吟

翾翾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
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
喧喧秋後蚊白日嗜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
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
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翮謝騫騰[illegible]損貞介
含悲靜自嘅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illegible]心復誰賴
天寒四野寂雲歛踈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
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
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
祛疑冀閎論立儒佇明誡頹風倘可還勗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
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耻
豈無華軒客膏粱飫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
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
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耻

紛紛奔馳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愠復易喜
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簞瓢生今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
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遠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
微官悞人事鮮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覺空中書
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已懷厥初
觴酒豈云乏獨酌閒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并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
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
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謔聯床如弟兄
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湛綺葉秋花吐奇英
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隹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
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
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
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
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隹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

秪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絶倒空谷騰歡聲
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
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
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
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
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
豈知金石韵鏗鏘振林坰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
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
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
曲几列遺編踈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况共弟與兄
幽蘭藹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
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
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
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坰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
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不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
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
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絶聞見所親惟父兄

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
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
群賢共舒嘯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帝襟風雲動高情
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坰
鯈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坰偶茲觀美德夙興當服膺
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強開顏
況覩温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
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箐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
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痾瘝
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
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燮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
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燮貼既勻調縈縈光陸離
防胡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恒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構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遑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牲牝

公來作耆龜王畧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
旂常揭日月鍾鼇羅簴簨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
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闔門殞
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賙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携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
抱拙耻爲伎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已尤事過每自嗔
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秫田登願我嘗其新
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强勸飲禮率意態親
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
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
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
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
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

鴻鵠臨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
況彼鶩與鵠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
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
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
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
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誰壽來寅慰韓愈惡聲感黃州
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
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
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閤下獲與夫子遊
夫子撫劍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
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
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
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憂
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
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輈翰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脩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雨露滋七腰根本深
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

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
救殍麾廩粟收宗散籯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
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
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
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
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
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
玆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閔無告扣陛日有請
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
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昭昭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
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
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帝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永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作足動穹
昊群邪競回遹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
老

訊瘧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爲肢體憂
疑氷集寒氣挾纊思重裘虐燄繼踵然絺綌不願留
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隅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
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
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
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
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恒性縱欲戕天酋
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
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
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
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
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

安能閉關卧縮首鳴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轅
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
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惰嫚方子暫遘疾身疲面無膏
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
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
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耳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
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盥齋莊整裳衣
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豈與妍
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
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悁
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閟重陰不如寸燭輝
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
兩生固蓬蒿屠販建旌麾斯言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群來往劇轗軻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
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囱試展書佳趣倏已領
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潁杭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

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
豪雄外身名曠千賤鍾鼎欲語寔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
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頷頷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
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
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
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追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
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脩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
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蓁蒿
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耨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皐
彼哉溝瀆魚豈足連九鼎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
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髮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

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
雨洗秋色淨群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
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
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索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
巖棲倘有約相與葉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爲身累終老汗名蹟
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脩厥躬
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
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娟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惴惴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奏有餘
華堂占廣陌列肆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
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
郭解既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脩德以詩寄次韻

黍黍淡無和腐粟舂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

子豈乏粱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
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
抱疴百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髮脫影如僧
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
細人忘名軋俗士爲利懵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恒
營營苟得者恐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
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猩狨垂紳纓
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

## 和并簡林嘉猷

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
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開我嘉言著來牋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
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
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憎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恒
温温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
從我南山遊斸雪煮黃精共悲徂喜怒靜閱猴冠纓
生也尚審思勿言常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爲公卿

##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

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
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
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
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
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崑峨師
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
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塵尾不暇麾
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
歷歷世間事星星髮中絲迢遙無所娶老大秖自知
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楷溪漪
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
徘徊將何說秖恐負明時

家兄會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呈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
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殽鮪
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琅
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咿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猷
脫畧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卑楚漢業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舉筋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
慷慨頗遙蟲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
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啾
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
庭闈音容絶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
惟餘老仲父衰髮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
含情尚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酬
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末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
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
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鎪願伯善扶持重使楹脩
庶免傾壓虞百口家庇麻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脩
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讎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
歲華易爲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
伯也幸閔我正救忽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
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肬
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衆貴和柔
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彩重遷當時盛豈特才藝優
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叙綢繆
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
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
陋俗之奇士懷抱欝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
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
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
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
夙負江海情耻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
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云欲向誰家宿

##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

## 巾山晨望東錢克温

月落江水明疎鍾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
妙靜玄化機縱意群動裏悠然悟眞趣忽覺天地小
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茲共幽討

## 閒居偶題

雨歇增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
疎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

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
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鬢
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
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緌
今來謾不省古道當如茲欲作高高臺爲爾寬作基
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開鄒孟學遷自俎豆嬉
人材日衰小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
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脉草木俱芬芳
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
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肯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
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謦欬生春風
豈惟薰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
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諄諄桑梓樹遲遲杖扈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
樹木手所植杖扈身所任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
父愛我亦愛不間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

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
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
同根而並蔕藹藹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
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
家睽在婦德彖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
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illegible]情那可爲
冬夏適溫凊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

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
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
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譙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
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
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
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
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
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
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古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
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辨誇縣河
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慾慾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
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駈與後擁不絕如雷轟
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
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來懷鼎鼎足戒毋使公餘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即調鹽梅
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
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做死鬬燕士不敢支
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爲
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會運子身死飯亦虧
鸞鳳寡儔匹王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
輕車駕駟馬妙舞隋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
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
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粱肉爲爾不能飧
群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
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
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脉乃是傷人和
不見豐水上靈臺鬱嵯峩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
鍤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坵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
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
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
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
貪奇不願寶刻成無當卮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
得時易長養失叙徒施爲哀哉楊朱淚滴向他路岐
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蛣蟯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
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
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

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
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
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
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
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胷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
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
[illegible]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栢壽並金石固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